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十五

江陰　陳鼎　撰

明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湖廣江夏人萬歴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才氣高朗博覽羣書與寧波沈一貫相左功名遂以坎壈終一貫者正域館師也正域服闋補原官

不復執弟子禮衘之又一貫之戚仝中允為曹給事所糾一貫疑機發於正域東事起用師三年上遣郎中丁應泰視師發一貫私書應泰正域所善也其疑益深時正域充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子五年不離講幄一貫平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居二年陞詹事府詹事儲講如故尋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踰年回部攝部事正域在部諳典故惜名器堅執持敢諌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曹部務為之肅然時歸德沈鯉為次相

聲望實出首揆上正域與鯉交相善也一貫愈恨之然正域在部每事與一貫忤孟夏朔日食值廟祀正域言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廟享又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則斷以聘儀遭喪入境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況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又夏至陪祀諸臣托疾不至則言祀事不虔由上久不躬祀所致宜下詔勅勵羣臣日食之占曰日從上食君知佞

臣安心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妄言當參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參我能救毋恐一貫聞之而止兩淮税監魯保請專敕關防兼督浙江織造鯉持不可而一貫擬票兼予之正域曰改造礦税别名也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也敕可與關防不可與也上顧司禮太監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官一貫疑有内援益比而孽之矣秦王為其庶子請封世子正域堅執不予又請封郡王又不肯

覆一貫使大璫以上怒脅之不應牓示部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府所推金錢皆不效而恨之者刺骨矣謚議起故大學士呂本名在議中一貫與朱賡曰吾在誰敢奪正域曰敢奪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黄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不下而謚議不果行正域之與一貫

相枝拄者大端如此而其他未可悉數也楚宗人華越上書告楚王非恭王子有邾滅鄫之嫌王大懼輦金走闕下使人私於正域幸毋窮楚事願以餽首輔者餽公正域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急楚宗人口語嘖嘖謂郭侍郎為王地則須其歸以鐵椎椎其首爇其廬耳正域詣一貫請勘一貫以體訪固拒之及楚中勘疏至假王頗有端正域持議益侃侃諸為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嗾王飛章論之正域抗疏申辯以

王餽金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村而妖書獄起妖書者為東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初得之謂牽連宮禁㫁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一貫私人聚族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可一網盡也以楚事附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証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於是一貫從容為上言是書也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為此

微引其端以挑動上怒而御史康丕揚奏曰妖書楚事

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中錢夢臯奏曰首相一貫不
主楚書則妖書不出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
矣妖書實出郭某而沈鯉為亂臣賊子實與同謀一貫
乃擬旨窮治務得真賊并勒正域以楚事聽勘初荆門
州故同知胡化恨州官阮明卿誣告妖書實出其手事
下刑部夢臯等喜急告尚書蕭大亨胡化與正域同舉
於鄉正域在楊村尚私至鯉邸其機不可失也大亨諷
化使引二人化大呼曰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

何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沈鯉公等但為蜀犬殺
人媚人即斬胡化之頭亦不能誣人蜀犬者斥㛰臯也
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上曰誣也盡釋之而東廠
捕得妖人皦生光上意即以此定獄一貫意未厭揭請
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枉請少緩則賊之父子兄弟可
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正域與其兄國子監丞正位
也上怒謂丕揚阿庇反賊而獄益急於是丕揚與提督
陳汝忠捕布衣沈令譽名僧達觀且搒且死卒無狀又

以風影牽連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郎中王士騏皆削籍次相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户闥不敢晝啓楊村並岸重圍擊柝罝呼徹晝夜喧傳上遣緹騎逮正域廹使自裁正域笑曰大臣有罪當伏法死都市何為自屏草莽意豁如也汝忠又盡械正域僕隸掠拷竟無所得及會審生光以鍼刺其妻妾指爪令引正域皆不肯生光坐篗輿中瞠目視丕揚夢臯罵曰死則死耳千刀萬礫自當之奈何使我奉沈相意陷郭侍郎左都御史温純

禮部侍郎李廷機越席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既承
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力爭東廠
太監陳矩歎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域
既去御史史學遷勘楚事具究大白一貫卒不爲清議
所容乃拉次輔鯉同去而楚宗與王相搆不已至於刦
王人殺巡撫三十餘人駢首就戮然後知正域當日之
力請行勘非刻也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
牘李廷機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正域匿議單不

上正域不辯廷機奏曰臣為之也言者乃止妖書獄急一貫意甚鋭翰林唐文獻楊道賔周應賔陶望齡等正告一貫郭侍郎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揮杯茗酹地以子孫為誓文獻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對天下後世一貫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脱生光而坐正域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䕃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盡當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

天通判孫許面折户部尚書趙世卿奈何附權相以害
正人世卿力言於一貫一貫亦為心動當是時權相之
勢熖薫天障日而詞臣散僚引据名義岳岳不稍鯁避
如此則正域之不死者天也正域貌不踰中人然英氣
勃發有胆智敢言任事在講幄皇太子午夜出講天寒
爐無宿火正域大言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
凍即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廷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
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爐火郁然矣及為祭酒

係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真才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等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壻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録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數百蹋邸門思逞而寧遠魏國感氣懇正域正域曰以學録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得褻衣走馬横絶先師廟門以先師扶國子生非以學録扶都督也即上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詣門交謝而罷留都公卿制於臺諫之口臺諫所善

即恣肆無敢問太學生李文政為陳御史慕客以收責
繫司徒役人數十於兵馬指揮獄中立取而置之法其
在禮部回彝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旁正域疏奏
上遽命承運庫子之閹化王遣僧入貢例予鈔市猾昂
鈔之直彝人病之傳語主客即以錢易鈔而遠人歡嘗
熟諸生試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言人衆法所不及正域
曰恃衆犯法長此安窮盡勒一縣諸生不得預試而倡
亂者盡以三尺從事其長於政事又如此歸田後嘗秉

小舟往來東林以十三經補註商於顧憲成昆季而得程朱主敬之學遂視富貴如浮雲與兩京權貴不通一字焉然望益重海内冀其旦夕柄用萬歷四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天啓初奉光宗遺詔加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五年逆璫以正域為東林黨矯旨削奪思陵初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黄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書妖書始末十三經補註凡若干卷

外史氏曰聞之父老云萬歷中天下豐稔斗粟值錢三十文凡民間日用布帛食貨其值甚低弗昻也四方太平兆庶富足子弟皆知向學及東林講學興而四民皆重名節尚禮義士大夫以廉潔為高雖奸臣如沈一貫張位朱賡之徒嗜利好貨鼠竊狗偷然有郭侍郎葉忠良在朝惟恐其或知之清流之議即隨於後也嗚呼端人直士朝廷豈可一日少哉夫通判佐貳之卑員也敢於面折尚書可以想見當年氣象矣

孫丕揚傳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人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視居庸關復巡按順天景王之國中官倚勢為奸沿途繹騷用術箝制之暴璫屏跡嚴嵩子世蕃伏法詔丕揚往籍其家再巡按盧鳳淮揚奏釋無辜藩王於高墻勢豪殺人莫敢誰何一訊得其情憫其無子令娶獄中生子後竟致法焉人服其丰采莫敢犯也隆慶元年引疾歸再起原官掌河南道主

朝覲考察再掌京畿道刷卷時大學士高拱復起當國
專而横疏糾之拱怒擬旨切責時丕揚已遷大理右丞
矣給事中程文摘其廵按順天時事誣以罪回籍聽勘
丕揚慷慨語曰世無百年不死之宰相亦無一日不白
之是非何須乃爾羅織然希拱意竟奪官萬歴元年起
原官尋以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齮齕丕揚者時猶為
井陘兵備跼蹐無以自容丕揚笑曰無恐有善政吾仍
薦汝其人感激自奮後竟薦之丕揚以拱故瀕死然見

拱所行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屬吏言稱高先生而不字也其虛平若此居官嚴厲雷動風行郡長吏惴惴畏法爭為廉潔以自售居任三年增紫荆關沿邊甎樓三百六十座石牆一千九百餘里以功陞右副都御史先是張居正欲使丕揚為大璫馮保建坊丕揚曰内官有何功德因峻拒之由是忤居正意給事中陳三謨劾之有旨南京别衙門用旋丁父憂家居十年起應天府尹南都風俗華靡諸曹郎侈為宴會聞丕揚至皆減騶從

屏音樂人以方之楊綰尋陞大理寺卿歷户部左右侍郎以不合於時力求南轉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途引疾歸十九年冬起刑部尚書甫之官即請清理天下究獄又上約束郡縣省刑疏是歳減天下繫囚之三劉東晹哱拜作亂上入蜚語逮治總督尚書魏學曾丕揚力辯其誣又奏減左通政穆來輔兵備隨府等罪又白慶府受害之由與慶妃死節之苦公論韙之内璫項龍殺人懼罪逃入大内丕揚曰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

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上失可乎遂特捕龍上降旨委曲命以龍姪為首丕揚仍戍龍不少假借上聞亦歎曰孫丕揚忠臣二十一年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不視朝臺章陵替丕揚上疏釐正臺規其略曰天下之澄清治法與治人而已御史者分任澄清之人都御史者總持澄清之法者也故四方體統欲正宜首葺臺班之因循以為天下先百僚法紀欲齊宜先釐臺規之參差以為百僚倡臣不敢遠舉如今掌河南道御史風紀總會

也相習為乍長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具瞻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內首善也相習為季易月易矣欲望澄清疇其任之臣舊臺臣也猶能記憶舊章大約掌道之任使宜專巡按之舊貫宜仍巡視之責成宜久三者行使在內者不敢以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為耳目民社之托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清吏治可漸覩矣時上嚮用

之意專丕揚又髙自標置不茍言笑諸御史入謁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明年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尚書先是大選外官競為請托丕揚創為掣籤之法分籤為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為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為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陜西山西為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為主而廣西之栁州南

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者為令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又申會推之法上曰用人卿職也自今以後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若列卿推舉不當者即與糾正毋狥私罔丕揚受命益得行其志無所屈撓明年外計人服其公初沈思道廹欲佐銓閣臣張位復從恿之丕揚不應於是大拂張沈意嗾御史趙文炳論劾文選郎蔣時馨覬以撼丕揚丕揚疏爭又御史丁

此呂向以建言得名左遷山東參政在任不職有揭其罪於丕揚者按籍黜之而此呂之黨惡丕揚丕揚以原揭進上大怒逮此呂付詔獄戍邊於是江右官於朝者惡丕揚沈思孝浙人也素持論與丕揚左浙人亦惡丕揚張位與此呂同邑庇其鄉人亦惡丕揚於是恚曰惡我者位主之也乃抗章求去並糾位弄權結黨上右位而絀丕揚遂以太子少保引疾歸林居十四年復起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已八十矣白首出山天下想望

丰采然性少容過於戇直入朝首薦吕坤為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時内外缺官丕揚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具疏言臣以八十之年豈復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欲盡忠萬一今朝署俱空叩閽無路國家亦安所用臣乞仍賜放還以遂首丘之願大學士葉向高亦代為請上報曰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國家多事豈可引疾求去補官諸疏當即檢發丕揚復起視事時部所推選既不能即邀上旨而諸臣候命動淹歲

時曹事盡廢乃以便宜使外吏俸深者盡署諸曹借俸辦事中外稱便上聞亦不罪也萬歷三十九年大計京官丕揚主察佐之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王圖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當是時宣浙結黨相攻東林有必不並立之勢攻東林則以顧憲成李三才王圖為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王紹徽劉國縉也方察典未舉史紀事有大亂將作直發羣奸逆謀一疏已為黨

人側目及察事既行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意逃察典特疏攻圖及其子淑抃而詈丕揚與王國以間之於是于汴兆京投揭吏部謂明時要挾丕揚遽聞於上然所謂要挾者不過前疏所云未嘗誣丕揚也秦聚奎有捨死報國之疏為明時稱寃力攻秦人舉朝大譁弘綱意主調停衆又謂其首鼠兩端失大臣體及明時疏三上再犯御諱削籍聚奎閒住而丕揚所黜湯賓尹徐大化劉國縉張嘉言皆贓私顯著王紹徽喬應甲樂和聲等

以黨魁皆出為外吏於是攻東林與秦人者並起為難迫察典畢而王圖去丕揚與弘綱累疏乞歸不聽明年二月丕揚掛冠徑去葉向高力言於上乃降温㫖馳驛回籍丕揚去而羣奸用事丁巳之察東林盡逐國事愈不可為矣四十二年丕揚卒年八十三踰四年給祭葬贈太保天啓二年謚恭介既魏忠賢指為東林黨人削其籍崇禎初詔復之

外史氏曰叔孝先生以老成持重之賢立於朝廷衆小

雖欲戕賊忠良猶有所憚也及先生去而小人熾矣於是攻東林逐東林殺東林者無虛日而國事大壞廊廟空虛矣悲哉余讀山左王氏村𩔖録載丁此吕參政山東時多不法丕揚去之人皆稱快考此吕居言路時頗稱伉直其黨不察反惡先生輔臣張位又以此吕故從而忮之以故宣浙黨人散謗載道遂成市虎然先生實清流之主宰也

馮琦傳

馮琦字用韞山東臨朐縣人幼頴異絶倫嗜學甚苦嘗翳燈帷中默誦竟夜凡古今掌故經濟事宜無不通其條貫年十九登萬歴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會典成陞侍講掌文臣誥敕以爾雅重一時尋補日講官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琦與交河余繼登私計謂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獻其忠乃援古誼傅時政兾有所感動陞左春坊左諭德二十年陞少詹掌翰林

院事年未四十請假歸三王並封議起移書大學士王錫爵謂長不可為而嫡可為萬一冊妃為后則嫡庶難倫引世宗方皇后事為証錫爵悟以三誤自劾事乃寢明年假滿補原官再陞禮部右侍郎時礦稅事方殷而災異疊見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縣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座琦乃勸上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畧曰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皇上欲通商而

彼專欲困商皇上戒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其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彌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即所云遍解天下無礙官銀無礙云者不過支剩羡餘近日征調太繁正額錢糧尚多拖欠羡餘支剩何從得之此令一出不但指有礙為無礙亦將指無銀為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

獻及至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虛空閭閻凋敝又如仇世亨奏徐鳥掘墳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物入官未有罪狀未白而先入貨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此風一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百萬奸內生奸例外成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患其日增不致民窮財盡釀成大亂不止疏入不報以病歸旋丁父憂起補原官纂修

起居注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轉左侍郎主外計人服其公又辯魏允貞之誣每月揭官俸最深者於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前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遂杜琦在吏部知無不言其請而得報者如增浮躁之條與降調郎中王允光議處饒州通判沈榜及請建儲行冠婚禮他如救顧憲成趙南星薦鄒元標馮從吾等諸疏即不得報而事因以正者多也又如中使誣撫臣魏允貞髙寀妄薦陳性學為巡撫皆和悦而諍

亾何文選郎以推欽降官觸上怒琦攝太宰具疏謝罪
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報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
吏部之得請者僅此是年陞禮部尚書時冊立詔下期
廹司設傳經費不給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會其
弟馮瑗輦逋餉四萬出都即追田給司設而冊禮成聖
躬不寧諭停礦稅已復欲必行琦與同列合奏謂聖躬
由病而復安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
共惜也臣願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盡罷礦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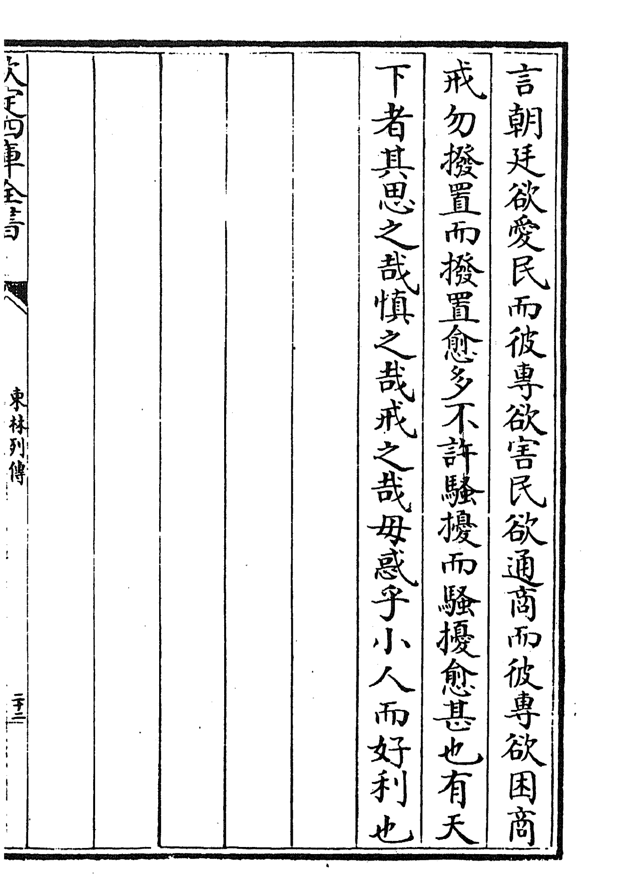
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奏皇上御極三十餘載青宫與朱邸同開太子與四王並冠此古帝王難並之完福也惟天為能降福人主受天之福無可酬答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所謂報耳乞親行郊祀於以受天祉祐陜西黄河竭琦請修省盡撤礦税召回中使又言今天下最為民害者遼東高淮淮上陳增廣東李鳳陜西梁永雲南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乞照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併就近内臣廉慎者理之又中使

邢隆請給關防勅書琦奏一事輒用一印恐印文愈多稽查愈難適以召奸竇而滋擾也執奏甚力上不能難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琦執謂此濫觴不可啓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又士子藝文詭異不經臣下章奏冗濫無法乃疏正文體不得雜用釋氏語章疏不得妄引浮詞詔從之寧夏卒訌琦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水苟善

用間賊當自潰卒如其言尋病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遺疏發章奏補缺官孚羣臣收人心而又終之曰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累積其所不足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疏奏上為哀悼贈太子少保諡文敏琦操守清正不自炫耀有清畏人知之意持論最為和平忌矯激歿後至天啓朝逆璫魏忠賢肆虐謂其專與中官為懟削籍追奪入東林榜中昭示天下崇禎

改元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
政紀及北海集四十六卷
外史氏曰嘗稽之史冊凡國家好利及用僉人族類未
有不亡者也他朝姑置勿論如元之末年所用多非讀
書人罔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下
屬始參曰見面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索貢曰追
節錢上元曰花燈錢端陽曰蒲粽錢中秋曰月餅錢重
陽曰萸糕錢冬至曰餛飩錢除夕曰壓歲錢每事需索

曰常例錢出巡而經其道曰過山錢下郡縣曰長夫錢初到任曰塾衙錢勾追曰齎發錢獄訟曰公事錢坐衙審斷曰鋪堂錢吏胥需索曰東道錢轎馬錢舟楫錢飯食錢供應錢開手曰紙筆錢管家曰幫襯錢轉桶曰利市錢覔得錢多曰得手除得缺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肥曰好窩子漫不知忠君愛國之為何事蓋此輩既不讀書而性又最貪末年多用之故壞也至於明末則用內官如礦使稅使監軍之類出則惟錢是索誠如先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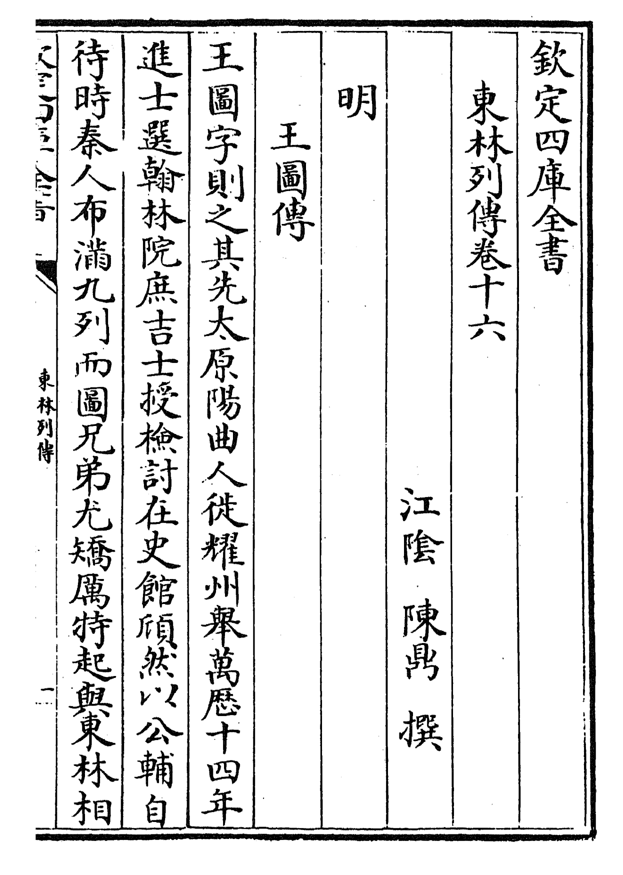


言朝廷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戒勿撥置而撥置愈多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也有天

下者其思之哉慎之哉戒之哉毋惑乎小人而好利也

東林列傳卷十五



東林列傳卷十六

江陰 陳鼎 撰

明

王圖傳

王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徙耀州舉萬歷十四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在史館頎然以公輔自待時秦人布湍九列而圖兄弟尤矯厲特起與東林相

倡和南北黨部之萌從此起矣圖守檢討十五年沈一貫當國有妖書之獄圖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諫一貫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東宫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府少詹事久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前後服官自宫坊歷亞卿皆不出詹翰資望最深萬歷中年黨論滋起王家屏沈鯉之後資地相偪謂可紹二人而大拜者咸屈指郭正域劉曰寧並圖而三正域逐曰寧逝物望漸屬於圖

而小人之側目滋甚當是時孫丕揚為冢宰秦人也圖
又秦人羣小忌而諜間之三十九年京察羣小造為假
書以撼丕揚謂福清當逐富平耀州繼之秦脈漸衰於
是紛爭遂起又顧憲成馳書救淮撫李三才忒嗾丕揚
發單諮訪廷辯淮撫是非以為鉤黨之計圖詫曰秦人
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知其所由解
皆恚恨移而攻圖圖又與祭酒湯賓尹隙御史金明時
素不職欲逃察典飛章首攻圖圖抗疏辯而劉國縉繼

之鄭維芳又繼之秦聚奎且言今天下大勢惟有秦人而已更無皇上也論今天下人情惟有趨附秦人而已不知有皇上也祖宗二百年來考察大典本憑以黜幽也而秦人借以發抒私忿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太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借以壓伏人言又云王圖因明時鋤破其入相之路銜之刺骨至今而明目張膽扶同排陷夫沈一貫雖陽施陰設猶有憚天下公議之意圖則并此心而無之矣圖杜門求去上不許仍令主計事

賓尹竟以不謹罷劉國縉徐大化張嘉言亦罷喬應甲
王紹徽樂和聲外調明時聚奎落職諸附湯見黜者聚
族而求逞於圖圖求退益堅言者持之益急乃抗疏別
白極論賓尹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之故移疾
出國門求去疏前後二十上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
予告丁巳內計羣小用事以拾遺中圖當時主察諸人
並罷而前局盡翻矣泰昌元年光宗以講讀舊勞㢒一
子天啟二年起原官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協理詹事府事逆閹難作削籍家居七年卒兄國萬歷
五年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廵撫保定子淑汴萬歷三
十五年進士初授寶坻知縣即金明時所糾縱子納賄
養交者也官至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坐圖罷官削
籍崇禎初詣闕訟父冤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外史氏曰萬歷朝之小人何其多也不知祖宗何罪於
天而天生此林林總總之奸邪以敗其國耶彼小人者
喪其廉恥腐其肺肝惟知有富貴利禄而不顧朝廷宗

廟社稷罔惜忠良身家性命毒於虎狼矣則之先生方以公忠盡國而虎狼輩必欲除之而後快嗟乎先生至今墓草猶香白骨尚生而攻先生者天下後世無不唾之罵之徒遺臭於千古已耳

李三才傳

李三才字道甫陝西臨潼人後移家畿南之張家灣舉萬歷二年進士少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允貞爲御史抗論閣臣張四維申時行

不當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張居正覆轍嚴旨謫官三才以户部郎論救亦降東昌府推官自此聲名籍甚其在山東治尚威嚴擒捕大猾根株必盡二十年後民猶思之累遷督學卿貳二十七年秋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再加户部尚書是時朝政日弛朋黨角立播州朝鮮次第用兵礦稅四出黄河決蕭家口三才獨厲風裁以聲名自高因上疏曰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辨之早也臣

自東髮登朝正陛下臨御之始郊廟必親朝講不輟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亦一時之盛也自火酉内訌而國費侈矣哱拜外叛而國用匱矣然此猶内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謂朝鮮貢獻邑也㕓齒勢也為屯兵鴨緑以為聲援可也為收復王京因而奏捷可也為危亡不保即郡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驅袵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夸奪有限之儲胥填無

用之絶鑿勞師百萬費財百萬士民愁苦海内繹騷於中國何益哉如曰彼我衛也不救非以為仁乃實不足為衛矣如曰彼亡我隣倭也不救非以自保今九邊盡鄰敵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取之非以為義然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失計之一矣未幾而播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妻也此土酋之常耳土酋之事中國不治也計不出此欲繩以法始而議勦繼而議撫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習見我如斯也晥然有輕

中國之心而狄焉肆跳梁之志陷我城池戮我軍民刲我職官奪我疆界於是六郡之師以臨之雖天賛其決旋即殄滅而殺傷縻費亦略相當其終之勦是也其初之撫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失計之二矣乃天不厭禍茲者黄河又決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安危天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終不可濟京師萬衆仰屋待哺即使化沙礫為南金變瓦石為和玉民不能食也

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於民而民不堪也取於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資也所謂挑動黄河天下反也此一役國家之安危治亂也夫前之失計如彼今之大患如此即令太倉無二年之蓄九邊有終歲之饑小民皮骨飽於豺狼四海脂膏填於帑藏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為安易亂為治無如前日奉傳聖諭矣故礦稅旋復臣不必言弊政當罷建言終斥臣不必言忠良當收無辜

復繫刑法當改臣不必言葢聖心原無不照聖旨原無不周故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所以致亂之機如此陛下試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思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畱在一念利在天下屈在一時伸在萬世旰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此猶救時良策尚得其半者也不報先是中人出

筦礦稅橫行恣睢陳增在淮尤無狀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為同盜捕而捶殺之移牒於增增莫敢誰何已又盡發其奸入告且曰陛下愛珠玉民亦愛溫飽陛下憂萬世人亦戀妻孥陛下欲黃金高北斗之積而不使百姓糠粃充升斗之儲陛下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夕之謀試觀往籍如此政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及至於亂珠玉不啻糞土積累散於一朝悖入悖出失衆失

國每誦斯言心寒魄散可畏也疏入又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疏亦留中乃自劾求去上竟允之時三十九年二月也一時南北臺諫交章保留御史史學遷疏尤切至比其才於管仲皆不報三才有姿貌處容敢言負氣淮揚為南北衝賓客所過傾心結納莫不爭赴其庭牢籠駕馭中朝舉動朝發夕聞上終用其言罷去陳增東南胥得安枕功高名重頗見汰色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忌者疑為推戴三才於是工部主

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劾其贓私數百萬出死力相攻擊三才盛氣陳辯不自引去而顧憲成自林居遺書閣部力為洗雪於是言者又乘間弁攻東林物論糾纏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户之禍移於國家矣方王錫爵之再召也密疏言上於章奏一槩留中不過鄙夸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臣下以此愈滋疑鬼疑神甚非國體其疏甚祕而三才鉤得之謂錫爵以臺省為禽鳥故

言者攻錫爵不遺餘力又性豪華疑不爲清流所喜而結客滿天下憲成之前舉言曰至信其才眞足辦國家矣或言憲成過淮上三才讌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駭問對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寒寒今偶有即羅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縱類如此三才既留又以人言求去疏凡十五上不報請移徐州候代又不報遂登舟俟命始許之歸而置雙鶴書院講學其中家近畿南不乏輿援聲譽翕集輪蹄過從塡溢街陌御史孫居相

復薦之黨人虞其復用嗾劉光復李徵儀聶心湯等糾其用皇木侵官地削籍待勘於是三才遺書政府曰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怨言不知何故必欲置僕於死地僕平生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附相公何如始進之初附江陵以取通顯也當江陵秉政權傾人主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士位不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也忠憤所激彈劾奸佞如視腐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全不知有刀鋸鼎鑊識見所至自行吾是

而已豈有四十餘年砥礪一旦盡失之歟某自分必死何望有今日惟是膽大欺君之票擬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嘗慨盧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灰飛烟滅身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富貴可慕也千萬人指視亦可畏也一人私憤可洩也士大夫清議又可懼也一日行事可忽也史官直書天下後世公論更可虞也敢以書告天啓元年廷臣多薦三才下廷臣博議侍郎王德完力阻之而止二年

遼事起樞輔孫承宗薦爲經畧詔起南京户部尚書未任而卒三才所同志者憲成爲東林人望稱爲名臣允貞撫晉有聲以子廣黴附奄隤其家聲化龍用治河平播功晉宫保以功名終三才獨遭彈射不得枋用亦以黨人之故云

外史氏曰道甫先生豪傑而有聖賢之資者也當其在位時所行之事雷轟電掣雨注風飈令人有不可測者至於律身以康居心以正不染簠簋不蹈邪徑所用吏

皆才能之士其屬員於常俸外多資以金使之不貪結納贈遺以千百計蓋其善貨殖能運算獲息甚早而人多歸之惜乎爲宵小所忌假令予以大位勘亂治平未必非管樂之流焉余故曰豪傑而有聖賢之資者也

陳于廷傳 子貞達 貞慧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父一經有孝行鄉里私謚爲孝潔先生母雷氏方姙于廷夢虎飛天門之祥及生而手足結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起躍地不驚舉萬歷二十三

年進士授光山知縣吏無敢以餽遺進歷任唐山秀水皆以治最稱擢授監察御史直言敢諫萬歷中年邊寳漸墮士大夫舌戰内靡邊情鶩不可制廷議未之覺也己酉四月正陽門災于廷抗疏論大政七八事因言邊事詆欺敵人繕精利假甲遯以緩我俄貢俄停俄衆俄寡出没如鬼神我邊計諸臣庚癸共呼奄冉歲月猝然有變何以禦之毋乃以宗社民生為僥倖後卒如其言嘗言給事中汪若霖鯁直不當黜又言輔臣朱賡挾私

意逐諫官又言王錫爵黨庇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言詞臣陶望齡顧天埈犯清議奉命巡鹽河東首言閹人張忠不法亂鹺政當罷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召用巡按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宗藩多庶代嫡死冒生幼攙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為宗蠹又言贛稅宜節九江稅璫潘相酷痡商船商大譟于廷力言璫當撤又言并稅亦當罷熹宗即位陞太僕寺少卿遷太

常卿禮部尚書孫慎行請究紅丸集九卿臺省議闕下于建獨力爭謂李可灼固有所主矣灼御醫乎非也疇藥而疇誤耶必謂誤則張差以瘋脫并脫陰翼張差者成何世道前事已誤今又議減紅丸獄尤誤刑部尚書王紀以持詔獄不上削籍于廷倡言紀無罪不宜罷今以直言放紀紀得矣其如他日史臣執筆書曰天啓某年某月日罷刑部尚書直言王紀何後世必謂朝廷借讞佟卜年一事斥賢臣以恐喝臣下將陛下為何如主

哉不聽久之自通政歷大理卿晉戶部侍郎又言鑄錢十議力劾司官乾鑄本者歲得數十萬緡再晉吏部侍郎冢宰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可喜也當是時齊魯之間攻道學者驟起借書院為端諸正人皆引避去而高攀龍又劾崔呈秀魏大中劾傅應星羣黨遂合謀魏忠賢以難天下魏璫羽翼既成天下無敢難魏璫者楊漣左光斗至以身殉之而一時正人驅除盡矣初南星譴去于廷代視事魏廣微欲以私人代南

星于廷面拒之而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於南星乎于廷乃渠黨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既罷與楊左同日出國門忠賢命騎四偵之于廷行李蕭然而止後又遣緹校逮之會熹宗崩乃免愍皇帝立更政舉遺老起南京右都御史掌南察時逆璫雖誅而奸黨猶在位乃與署察事戶部尚書鄭三俊等合疏言曰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為大朝廷行法凡懷二心者必誅自逆璫竊弄威福輦下諸奸首先倡

媚南中尤而效之於是遥奉魏忠賢為盟主近借太監胡良輔等為轉關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功德者有代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璫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而身與祝頌之列或未奉摘叅褫革之旨而猶侈晝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慫覆雨翻雲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計典也遂露劾謝啓光郭如闇何早李時馨夏敬承劉漢徐復陽魏豸胡桂芳張聚垣虞大復顧鵬

葉天陛周宇李際明邵存性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充村夏之鼎等二十人而科道又交劾房壯麗張鶴鳴田仰張文熙孫國楨楊紹震彭惟城王之臣邵輔忠徐大化曹思誠徐紹吉郭增光劉廷元霍維華郭永厚吕純如馬之騏潘士良王應豸岳如聲丘兆麟等二十二人一時邪黨俱盡輿論快焉又三年陞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具疏辭不許拜闕謝恩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其職也熹宗拱默中人有竊政

者于廷即去言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
沽直更多言徒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耳
明年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笞衞弁失上旨下都察
院議于廷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勵諸甲
冑臣即薄譴兩御史未為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
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推挫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
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
滚言為失職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子意有所

向于廷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上怒又先是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倬獄以武闈下余文熠馬如蛟獄于廷各疏救之於是上責于廷庇臺員而輔臣周延儒素不悦于廷又從中擠之遂再削籍歸御史祁彪佳禮部郎周鑣推官湯開遠俱疏爭不報于廷事四主立朝四十年不為鍥急而見義必為有直無曲以敢言再削籍故海内翕然仰之與趙南星鄒元標高攀龍等歸二年而卒福王立國追贈少保子貞達字則康由任子官户

部主事愍皇帝遣中官分理部事卿以下無不順其意旨貞達獨强項不屈以誣搆下刑部獄謫順天府知事甲申徇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知名貞慧字定生天啓間逆閹竊國而逆黨作百官圖及邪黨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其間侍從之臣楊漣左光斗外于建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謂是東林後勁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貞慧為之魁然貞慧雖為布衣而持尚名節與金沙周鑣貴池吳應箕無錫

顧杲等善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衡量公卿譏刺執政幾如後漢黨人會崇禎十一年阮大鋮謀起用貞慧與諸人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伏誅阮大鋮以逆黨禁錮日夜謀於故相周延儒思起用延儒已許之矣而周鑣不從會宣城人沈壽民保舉入京首劾楊嗣昌並及大鋮大鋮始沮喪而貞慧等之揭又繼之於是大鋮恨次骨會延儒再相大鋮遣私人迓於虎丘貽以金爵延儒返爵曰息壤猶在然南都清議亦可畏大鋮曰廢籍馬士

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延儒諾之而去貞慧應試南都每酒後與諸人沸詬大鋮以為笑樂大鋮聞之益恨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南都立國馬士英執政阮大鋮驟起為兵部侍郎於是作蝗蝻錄大捕諸人周鑣雷縯祚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等亡命顧杲與貞慧等俱下鎮撫司大鋮之意實欲借此盡殺東林諸君子會國亡乃止貞慧出而隱居陽羨山中後十餘年而卒

外史氏曰嘗讀明太祖實錄見其用法酷烈多殺戮勲

舊成祖既攘建文之業又重戮天下義士忠臣且使其妻孥多入教坊則亦慘毒之至矣彼蒼豈不怒乎及其亡也多生小人以亂其國盖謂先生以王佐之才懷濟安之志而不能展其一籌卒為權奸所抑老死林下夫豈非天意乎

汪應蛟傳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萬歷二年進士觀政部曹日從耿定向講學於世味泊如也授南兵部主事轉郎

中引疾歸補南禮部郎中再移疾去居家究心性命之
學與理學諸君子往還無間久之補福建按察使副使
改四川提學副使山東參政備兵易州按察使礦稅擾
民應蛟上言陛下所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慮在閭巷
之傷殘陛下所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慮在將來之不
測及今不悟馴至天變人離雖復盡大地為黃金變河
沙為珠玉而瓦解勢成天下事可勝道哉疏入不報倭
犯朝鮮移備天津旋擢巡撫倭患弭改撫保定先是天

津葛沽白塘一帶舊屬汙萊土人咸謂斥鹵不可耕間有濱河者稍藝菽豆畝獲一二斗應蛟獨以為無水則鹻得水斯潤若以浙閩濱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可為稻田於是用其法於二處墾田五千畝畝收三四鍾凡得粟及菽豆萬餘石乃上疏曰天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牖戶見在水陸官兵凡四千人費餉六萬餘兩俱加派民間原無請給内庫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則無以給軍臣早夜熟思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地

連封接軫奚啻六七千頃若為之開渠以通蓄洩築隄以防水潦每千頃可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此非獨天津六萬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大農之轉輸無不可者因條畫墾田之丁夫與額稅之多寡以聞得旨允行焉衞弁柳勝秋劉斯忠者誑奏畿輔可括稅十三萬已得請應蛟言真保順廣等府非舟車輻輳地僅小民分地而集約期而市日中交易而退其貨不過米粟花布其人不過土著村

氓陛下憫念元元豈忍以斗尺之羸餘橫加征斂原奏官虛張為利借公營私伏乞陛下念畿輔根本之地敕賜停止不報應蛟三疏力爭乃得減半時所屬旱㬥應蛟發倉粟為賑策騎周行村野按戶以給民賴之濟萬歴三十年陛工部侍郎予告歸天啓元年擢南戶部尚書尋改北遼蜀黔方用兵餽餉旁午應蛟言臣嘗讀史見漢高帝與項羽相距滎陽數歲用師嘗數十萬而蕭何從關中餽餉調發未嘗之絶豈有神輸鬼運之術哉

考其生平籌畫惟是養民一語高帝稱其勞績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當時關中施為可槩想見故能興漢滅項如運諸掌然此非漢高蕭何之創言也大禹陳謨於舜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堯舜所以致盛治漢高君臣特暗合耳今國家值多難之時當匱乏之極勢不得不嚴催科然必以愛養民力為本因條奏愛養十八款以舒民力三方布置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

移宫二案應蛟責備元輔多與時議左廷臣有以為老不任事者天啓二年見逆璫漸用事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臨發疏謝陳堯舜敬修心學曰臣生平所得在是不敢不入告内引宋儒語以宦官宫妾為戒四年廷推吏部尚書璫矯旨以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為黨比革于廷職而應蛟等皆削籍又三年卒所著有中銓牖言奏語及海防撫畿計部奏疏俱行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士之遊其門者有

莊敬曰嚴之感里居謝絕一切常衣縕枲不畀寒素嘗毀書院禁講學作默識解示門人勉以力行嘗語人曰聖賢為道德豪傑為節義士夫為功名商賈為財利夫不能為道德節義而為功名已失却地步乃下為商賈所為可恥孰甚焉又曰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可知吾知盡吾誠敬焉耳嗚呼非學之粹然曷至此

倪元珙傳

倪元珙字賦汝元璐從兄也偉儀幹修軀廓目廣顙旋

頷口可容拳耳不及肩者寸與元璐同舉天啓二年進
士初授祁門知縣以最調歙縣時告密蠭起奸人吳榮
者人奴也告其主吳養春以布衣擅黃山利數十年坐
贓九十餘萬株連徧郡元珙曰吾在必不使黃山爲阱
凡所以慰居民調緹騎者聲淚俱下歙藉是不亂明年
工部主事呂下問至搜索遍窮谷勒富家子逼及嫠婦
羣百姓不勝憤一夕聚萬人鼓噪燬院門必殺下問乃
止下問踰垣去二百里至績溪元珙單騎往勞下問持

刃哮曰今日必與公偕死元珙笑曰百姓已散身自就
公死耳但願公歸告朝廷黃山瘠不能產金也下問快
快去遂劾元珙挑禍慢詔書魏忠賢命逮元珙會姑蘇
殺緹尉信聞乃中輟已而忠賢又使其私人大理寺正
許志吉來督贓志吉故歙人而尤無賴自躪其鄉甚於
下問元珙持益堅時逆黨許顯純已殺諸名賢志吉拜
為假父蹈厲上下時時諷元珙為魏璫建祠元珙笑曰
畚鍤之事須與百姓謀之今洶洶如此敢復犯乎志吉

志又將劾之會熹宗崩而止愍皇帝即位忠賢等伏誅
而元珙以治行高等入為監察御史首訟黄山之獄因
發兩人奸狀奏上下問為民志吉論死元珙知天子方
向用言官故言事日益鋭既請召還忤璫劉宗周方震
孺范景文耿如杞等百餘人又請逮治逆黨顧秉謙魏
廣微霍維華李魯生阮克新等三百餘人又發吏部奸
弊劾文選諸郎吏又請慎名器無聽雜流以貲得官凡
數十奏上皆是之未幾巡按江西先禮前哲而後視事

時粤賊鍾凌秀等由閩武平突入贛州旋由贛犯吉安
圍永豐撫臣移疾去代者未即至元珙以按臣攝兵事
於是募丁健飭將吏繕城壕以五千人扼賊之背又結
鄉兵分防鄱陽九江之間賊進不敢攻退無所掠於是
大困又以兵少請召粤虔閩三省會兵合勦先是標兵
巳破賊於黄牛岡復敗之於木湖及三省兵合遂大破
之斬獲無算凡五閲月而賊平會有嫉之者竟不敘僅
以修城功賚白金三十兩已而以御史督學南京而復

社之事起初太倉張溥張采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間為東林之繼有依附得名者輿論不無異同溫體仁當國因惡諸正人欲借端删除異已奸人陸文聲希政府意作蠅蚋錄約二千餘人皆海内君子也上言復社不治將為不軌上已疑之會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浚忌溥等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溥與采為之宗而劉宗周黄道周附之上因下其事於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曰諸士修立名節即矜激無

所害上意稍寛而體仁以爲黨護擬旨鐫職二級降光
祿寺錄事元珙雖貶官心傷時事規切執政語甚激又
云今閣臣分曹擬旨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各疏名使
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奏上執政大恚擬旨切責然上
心是元珙言更令易擬凡三上不允上竟自降詔從之
著其言爲令閣擬疏名自此始而元珙亦以是病久之
陞行人司副治益邸喪復以病歸歸又七月而卒卒之
前十日陞光祿寺丞

外史氏曰先生蔚為人望奈生遭末世當國如體仁者又盜賊為心刻刻以正學為攻時時以正人是戮烏能使先生得行其志哉嗚呼東林諱而復社興復社逐而朱明絕奈何若溫若沈若周若陳諸相國讀孔孟書而稱科第中人竟同於食灰壤者耶

陳幼學傳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確山少水利多荒蕪幼學教民墾田八百頃通河一百

九十丈有奇省雜支銀六百抵正額三年民以殷富撫
按上其績調繁中牟至任活饑民無算牟人德之縣南
地多茂草不可耕幼學令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數月草
盡闢膏腴二十里又築堤十三道障河民無棄田其貧
不自給者男一牛婦車一輛分木棉數十斤佐紡紝會
年饑中牟獨無流殍幼學家故貧成進士又遲暮故其
為人樸誠視吏事如家事經營纖悉初若煩碎久之皆
切民身家出於至誠民亦欣然戴之七年進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奉旨錄囚畿輔以矜疑釋者三百餘人遷郎中俸滿出知湖州府所司以織染羨金進立叱去之撲殺豪奴淩呆郡人稱快大猾施敏楊陞横於鄉捕得杖殺之中書潘廷圭庇施楊為奸上其狀巡按御史竄治如律民為之謠曰公來如砲施敏埋窖公去如雷楊陞飛灰三十六年大水幼學召父老議賑勸糶立粥場與節推閻世科分董其事又置義田三百畝移饑民修塘就食為從來救荒第一在湖州六載遷九江副使以母

老告歸家居十五年爲東林長後起太常少卿不赴年八十四卒學者稱蒻堂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守吳興時政暇即與士大夫講性命之學執經問道者以千計至於政治之良至今郡人猶能道之不衰非徒恃區區語言文字之流也

東林列傳卷十六

東林列傳卷十七

江陰　陳鼎　撰

明

葉向高傳

葉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生而倭患方棘母逃外家產於敗廁遂名曰廁六歲就外傳稱奇童萬歷七年舉於鄉踰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轉南京

國子監司業二十五年以左春坊左中允典試南京明年陞右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東宮侍班官指示明切光宗甚喜向高長髯于思風來拂動光宗私謂内侍曰此飛髯先生也既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再轉吏部復攝户禮二部事時户工二部以神帛費爭向高告冢宰曾同亨兩部皆朝廷外府爭無益不如量費而縮之同亨以為然省費以萬計居三年考滿北上意不欲行遂請告歸不允先是光宗之未冊立也妖書獄起首輔沈一

貫借以傾次輔沈鯉及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向高遺書一貫勸其平心和氣恬風波為止水化荆棘為周行一貫大恚以故淹南中者十二年從此聲望益重三十五年一貫與鯉同罷乃以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秉政者朱賡故事首輔為政次輔唯諾而已向高有所商確悉直言賡亦無忤也未幾賡卒李廷機以人言避位向高獨相者七年當是時神宗倦勤萬幾廢弛諸大典率阻隔中外有釜鬵之憂其大者福王受封久

不之國光宗日在危疑且出閣講學久輟至於大僚空
虛考選沈滯謫籍永錮宣索過多邊餉靳發礦稅不撤
言官數被逮繫間有傳諭外難奉行向高才智敏妙言
辭敷暢時或中官立待還奏口占授書反覆詳盡上讀
之心開有時觸忤久亦爲霽前後言比年陛下每謂時
事艱難臣謂陛下自爲難也若一下德音則壅滯立通
廢弛立舉天回地轉更無停留雷動風行誰敢遏此
政無難又言古稱帝王大節曰愛惜人才曰待士有禮

而人臣尊君輒謂之天若蘊隆惔焚天澤不加何以奠位高卑清寧世界往時朝廷有奏輒報閣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得已轉望閣臣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輕愈繁愈厭天下責望臣等彌甚當時而臣等感動精神無加昔日真病不敢言病宜去不敢言去真不能為不敢言不能為悒鬱無聊中焦如火終歸誤國又言今天下南直隸及浙江湖廣各省洪水渰沒至今未退百萬生靈轉徙流離無有還定之日而

征榷之令未除土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紓六曹九
卿朝廷所倚綱維庶務也年來寥落晨星近累牘連章
稱病求去應聽與否當速賜處分使進退分明公私交
便至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太倉軍國之命老庫
懸罄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謀夕那移馬價冏藏俱
空日者薊鎮報警羽檄紛馳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
傍徨莫知所措不識明歲何以支吾言官條陳事關兵
食槩不見報臣惟有鬱結愁思無聊以死以七尺之軀

還之陛下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上感動為蠲江南租稅留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亦下遼東稅監高淮以暴虐為遼人所逐上怒欲罪遼人向高力言淮貪惡乃詔淮歸又欲逮繫同知王邦才等又欲嚴追淮遺稅餘銀向高具揭極言恐揺動人心而追銀之議乃寢蓋萬厯三十六年也明年向高又言天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則治法紀淩遲人心囂競則亂今天下治耶亂耶即如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

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旁觀繼而佐鬬又繼而操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白口使盡言無諱之朝變白馬清流之禍陛下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之使鬨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由夫人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臣望諸臣和衷以事上陛下明斷以

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震肅其夏以病告值萬壽節復入直再疏求去懇言時政又揭請賑山西福建災傷釋以礦稅繫獄滿朝薦及王邦才等先是諸王婚禮費不過數萬潞王上弟也僅八萬福王以愛故至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引福王為例部臣不敢言向高力爭乃寢未幾以人言求去堅辭票擬上不允請益堅時上病目慈聖太后遣人問故上對閣臣難我為所惱耳慈聖諭閣臣僅一人當好語慰留之於是命大璫宣諭者三不

受命值南郊分獻乃强出時内傳擬嚴旨催進户部金花買辦銀兩向髙言金花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買辦銀浮費也太倉所積幾何尚能堪此封還原旨力爭自是歲省度支二十萬復請發帑金助邊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四川陜西福建進供税銀以二分解部一分賑荒上皆從之三十八年正月復疏言今日聖德未光世道可憂者大端有二曰時政壅塞議論煩多時政之壅也如痞隔之病使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

病令人昏憒而不自覺時有風霾牛妖之異復言天下有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邊寇盜賊物怪牛妖尚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絶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下不可挽回五也臣恐宗社之憂有萬億於遼東者矣時自仲春至孟夏久不雨向高密揭陛下臨御將四十年惟是礦稅一事為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閒氣招天下後世多少議論其實所積之物皆歸無用乃

將巍蕩聲名被其玷缺臣實痛之又言九卿諸臣為災民請命至切至苦不知曾經御覽否諸臣遺書責臣不為力請臣伏枕殘生叩閽無路惟有愧死尚復何言陛下引咎責躬齋心精禱而雨澤猶慳風霾轉甚狂飈怒號震撼天地陛下即深居高拱亦動於中夫人情當窮迫之後何事不可為一旦相聚為亂近迫國門此時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即欲用兵無人用命為今之計止大發帑金分道賑濟庶幾稍救所以然者欲使恩出自

陛下耳上又從之當是時向高杜門者三乞休者七上
慰留者三宣諭者一始復入直而爭論淮撫李三才及
顧憲成之事起乃歷舉君子小人之辨為上別白言之
初承天有護陵碑文凡陵役有司不得擅捕顯陵守備
太監杜茂縱役藺光裕肆惡廵按御史史記事下承天
知府勞謙捕治因而相激茂遂遣人哭訴於皇太后及
上前言謙捕去人皆剜目折脛備極楚毒上大怒命錦
衣衛逮謙及府中僚佐向高請毋輕發楚俗剽悍深所

當慮且知府擅捕守陵人誠違制然承天人闌訴諸惡於御史御史暫拘洩衆忿旋即奏聞此權宜法令御史不下知府人情擾亂矣今復逮謙衆必大閧上驚陵寢祖宗湯沐地聖子神孫當世世加厚無動揺之上意解復以危言動諸大璫事乃免考三年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蔭一子中書舍人三辭不允乃拜命明年當考察京官孫丕揚為冢宰列四黨於訪單分散註款向高以非故事止之不聽已而御史鄭維芳劉國縉造

匿名書傾王圖而金明時别有許疏主事秦聚奎復有
捨死報國疏於是朝論紛然至謂察典當改以上素信
丕揚不為動而察疏久閣向高屢請不報已而北察疏
發而南察尚留中屢請方得南中臺省劾北察疏又至
以向高搆金御史為言上欲重處之向高言察竟矣毋
再起争端擬旨責讓終歸不究上從之仍令文書官告
以委屈寛宥意復問更有何言惟附奏感謝而已是秋
皇貴妃王氏㒲光宗母也力請厚其喪儀明年連疏乞

罷語過戇上疑其要挾不報疏再上上遣鴻臚官宣諭而去志益決又密揭考選不下臣必掛冠徑去上不得已發至私第行之故事下吏科至是明示歸重且冀言官稍息議論也而議論愈囂向高婉轉撑持補苴調劑即內臣亦云自在閣臣他人做去此公獨當其苦亦實錄也明年命典會試時閣中止向高一人上命章奏送闈中票擬又為增試額五十人不為例先是福王之國定於是春復借言土田錢糧未備易期明年向高封還

御札謂王行必難緩又密揭再三上意稍動而南御史竟劾向高不宜主試事於是注籍求去上不允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告奸人孔學等謀不利於東宮私刻木為聖母皇上像釘其目為巫蠱語多涉坤翊宮向高密揭言此奸徒所為當靜處之勿為所動動則紛擾上覽曰乾疏震怒至於擲翻御案左右莫敢近忽自言如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近侍乃以閣揭進上覽畢戚頓霽櫝藏之已而向高復語大璫曰乾疏勿發恐以疑似影

嚮驚動宮闈事愈難處惟速定福王之國期以釋天下之疑上深以為然尊用他事置曰乾於理當是時人情震懼謂其禍倍於往年妖書賴閣臣鎮定處危疑若無事而中外大安初向高有密揭請福王之國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為戒礦稅之行欲竭天下膏髓以予福王語甚危激外廷不得而知也至是上傳諭福王所謂田土幷錢糧皆祖宗成例卿昨揭言及景王朕思皇祖時皇考與景王比肩令名分已定皇太子又有皇孫何猜

疑之有卿又言及礦税此舉為三殿非為福王卿輔弼重臣不得過為疑忌宜即出贊襄向高疏謝臣小人也過計思慮故前揭云然賴陛下為臣剖析臣復何辭但皇考當時雖名分未定然講讀不輟今東宫輟講業已八年不奉天顔聞已久矣福王時節入宫每月兩次皆人所知親踈懸殊又遷延留滯之國無期悠悠之口實難家諭小則巷議私談大則妖言惡語蔓延不已將陛下父子兄弟間有難處之事此廷臣所以苦口力争不

能自己豈真疑陛下與福王有他端哉莊田一事外議謂王借此極難題目以圖淹久至於礦稅天下實以此疑皇上此在聖心必自明白上再諭福王朝謁傳免已久日期明諭不必再疑天下始曉然知向高之力言於上也當是時福王久不入宮本所素知姑借外廷謾語以動主聽以速王行已而上復以皇太后稀齡為言遲且二年衆駭為中變向高併不省請上預慶即遣王行上大怫遣文書官傳諭朕所謂賀聖母稀齡者乃四十

二年之國擇吉乃四十三年也卿何謬誤至此向高封還御札謂陛下夀聖母而實留王人謂孝事之盛心乃朘留愛子之私計且潞王聖母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上覽奏徘徊歎息次日傳諭福王來春就國向高奏謝且感且泣中官亦私相語曩者閣臣盡如是事定久矣以延鎮三大捷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改戸部尚書力辭不受復以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改吏部尚

書蔭一子尚寶司丞時福王之國雖得命莊田猶取盈四萬頃向高疏減其一又諷王自辭其一四十二年慈聖太后崩擬遺詔明著婚封典禮皆已定期並得釋楚宗蠲稅額之半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為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曰此正老臣全為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皆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為不高稱此寵眷時啟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

年口語可畏一行氷釋且得賢聲老臣為王何所不至皇貴妃聞言大慟卒如期行向高送之郊外殷勤垂涕而別先是禮臣定儀注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皇太子深然之及見王欲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哭別送至宮門福王大喜上與貴妃偵知亦大喜已而送太后喪徒步至土城詣山陵題主舊屬次輔至是特遣向高異數也禮畢遂請省墓上仍不從堅請乃允加少師坐蟒賜馳驛又

令暫留數日因疏勸用人舉政特薦鄒元標等上遣内
臣護行圖其邑山川以歸踰二年張差事起上歎曰葉
向高在事不至此光宗即位起於家未至熹宗立再遣
行人趣行當是時南昌劉一燝以次輔當國蒲州韓爌
肩隨之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安固光宗伴讀協主移
宮者也宵人不便間一燝於向高謂不欲其速入十一
月向高至首請發帑金二百萬濟邊念遼陽始禍由撫
臣李維翰輕率進兵推官鄭之范尅削軍需奏請逮治

為故總兵戚繼光請補贈謚上皆從之未幾王安見殺
一熼以人言去國恩禮甚薄檢討繆昌期極言於向高
始獲優旨一熼去而時局又一變矣初熊廷弼有功遼
陽言路齮齕之去袁應泰敗一熼起廷弼田間為處分
諸抨擊者以明賞罰廷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
故向高癸丑門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用主進戰廷弼
爭之朝論右王而左熊化貞遺書向高有麟閣奇勳唾
手以授老師等語已而棄廣寧遁竟陷廷弼同逮諸惜

熊材者疏論遼事遂有門生誤老師之説給事中侯震
晹疏糾諸輔以不能主張責向高向高覥人情向背各
半漸有去志王安死魏忠賢益横魏廣微附之有中魏
外魏之稱忠賢以向高耆舊猶未敢失禮向高亦曲為
彌縫如救章允儒周宗建之廷杖高攀龍劉宗周文震
孟之重處其功居多玉牒成進中極殿大學士復以光
宗實録三鎮捷功加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兼文尚書
俸辭不受又以六年滿進太傅又不受汪文言者歙人

也原名守泰故王安客居中用事安死避楊州逮入倖
免死改名文言再入京機警有口辯游歷公卿間得授
制敕中書兵部郎中鄒維璉改吏部或疑文言與魏大
中為之維璉同鄉不悅疏劾二人並及僉都御史左光
斗忠賢以安故欲殺文言下詔獄向高謂文言之用其
失在臣凡再申前說文言僅受杖去而左副都御史楊
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中外遂如水火矣方漣疏之未
出也光斗贊之甚力呂期曰擊內者只在呼吸間耳一

不中而國家隨之况今日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可幾倖乎光斗默然疏竟入向高亦不以為然尋九卿科道疏連上衆意當乘此決勝促向高為助不應止具揭稱忠賢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揭入拂內意向高懼思有以自解而流言自是起矣會工部郎萬熺以陵工經費不給疏請內府發銀上大怒廷杖之向高疏救不從熺竟死而御史林汝翥以畏杖潛逃羣璫圍向高第大索傳汝翥為其甥也乃具揭自

明言中官閹閹臣第二百年所無臣若不去何顔見士
大夫上為收回中官向高遂移居郊外再疏乞歸加太
傅廕子遣行人護行賜銀幣蟒服夫𠩄陛辭之日上慰
諭為國愛身以待召用向高去文言再逮死且借以起
大獄同事輔臣劉一燝韓爌俱先後削奪冢宰趙南星
遣戍楊漣左光斗等拷死詔獄獨向高恩眷屢加優渥
出格慶陵功成再加上柱國而内實嫉之蓋因魏廣微
之點將録首以李三才配水滸晁蓋次即向高配水滸

宋江逆璫不得不忌之耳又明年以憂憤卒贈太師以勲爵例特加柎㮄謚文忠向高前後乞歸共一百二十九疏在神宗時獨相七年嚴主齋醮廷臣絶迹大本既定朝野宴如善因事就功每杜門求去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為繹滿朝薦等三人又為允㸃閣臣二人及再相熹宗封疆外虧凾蝎中據養亂者在先決防者在後故其求去之疏有曰年來人情分别門户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欲共留之以彌縫撑拄其間不思

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成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欲水之平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靖即馮夸海若亦縮手無計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皆並歸於競進有不遂意則怨謗横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為恬淡臣無伐毛洗髓之術為之蕩滌更换其能以空言維之乎第使臣脱然而去天下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然知足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是臣去賢於留也又嘗歎昔事神宗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亦即

平請亦即允今日與内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復難措手矣後卒如其言所著有蒼霞諸稿行世

外史氏曰熹宗之朝羣奸擾攘百倿森立即使周公為政安能輔此童昏之君制此虎狼之衆哉况臺山先生乎然臺山在而調護清流尚可苟延國脈至臺山去而有明亡矣

韓爌傳

韓爌字象雲山西蒲州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庶子掌春坊事再遷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四十七年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亡何上崩爌偕諸大臣受顧命時方從哲為首輔當李可灼進紅丸從哲既不能止反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文幣二表裏舉朝皆為不平明年禮部尚書孫慎行上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義以責從哲比之弒君廷臣交

章力攻熿謂國家有大體以先帝聖明而目之曰弑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熿等皆受顧命不能力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即具疏白之從哲得善去而以可灼戍邊即慎行不以為異議也尋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再以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再加少傅進中極殿三年以山東平妖功加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魏忠賢客氏用事盡反初政熿持正不稍貶徇羣臣阿逆賢意希進者忌熿與首輔葉向高等

不為已用乃造天鑒同志點將諸録以傾之四年楊漣
上疏極論忠賢二十四大罪臺諫相繼論劾而上任忠
賢益堅向高調劑之不能得遂力請去爌為首輔會上
不豫爌入對言聖躬關係甚重伏望慎起居遠婦寺清
心寡慾以攝養為先上頷之而忠賢之黨方以三案起
大獄殺諸正人爌不肯奉詔則輒下中旨行之切責爌
黨護言官爌求去又不聽先是詞臣文震孟上國勢綦
艱疏忠賢恚嗾上杖之時首輔葉向高在告爌與忠賢

力爭始降級調外及是會吏部尚書趙南星都御史高
攀龍以謝應祥事為奸黨所訐踉蹌去國熿上疏言一
日而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閣攀龍
一疏經臣票擬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觀聽有詔切責熿
覩朝政日壞閹勢日張中外蒙蔽終不可與共事而顧
秉謙魏廣微輩日夜搆熿於忠賢所假票擬逐熿而奪
其位熿乃上疏自劾曰臣備員中書咎愆日積即南北
用兵軍需匱絀不能資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告徵發

繹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從紓宵旰之憂忠直尚稽還朝而搒掠朝堂無以回震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黜降諭旨中出之變更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還之聽斯皆罪狀之大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為輔理溺職之戒疏入竟予告去臨行復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寧等語忠賢銜之

益甚爌單騎出都門忠賢意猶未釋矯旨削籍已而借
黄龍光請停刑一案坐贓二千餘兩捕其家人死杖下
爌悉斥田宅以償猶不給親友為醵金完之爌由是棲
止先墓忠賢必欲殺之會熹宗崩得免愍皇帝即位以
閣臣多不稱職令廷推舊臣僉舉爌楊維垣力沮之不
聽遂復召為首輔進中極殿大學士陛見慰勞甚至尋
御文華殿諭以票擬務消異同二年正月上以邊警召
爌及吏部尚書王永光入對平臺時廷臣頗憂毛文龍

跋扈袁崇煥銑欲除之上因與爌等造膝密語左右莫得而聞也上素惡門戸温體仁以枚卜不與許錢謙益去之毛九華任贊化亦許體仁他事體仁言九華贊化皆謙益死黨故誣臣以報謙益上怒切責贊化爌救曰言官有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亡寛之宥贊化亦安體仁上因謂進言者多懐私意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廷何益爌退復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脩

廢因而黜陟孰敢不服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上嘉納之先是上在藩邸素惡逆賢之黨及首惡既誅即欲定附逆諸臣罪案閣部僅以數十人入告上怒曰魏忠賢一人耳茍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乃手列諛誦贊道速化條目命爌等密議並下建祠稱誦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實錄也卿盡案入之議既定於是大學士臣爌臣標臣龍錫吏部尚書臣永光刑部尚書臣允升左都御史臣于汴上奏曰人臣

首戒無將天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重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迫逐藩邸播棄宗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

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揺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或擽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線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鋃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嚬笑而効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誦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

奏章頌鄉錄末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

甲搆青蠅貝錦之譏意慘鎮鄒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占

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

蜮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

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

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權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

依律無枉無徇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畀竄國法用

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牘尾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歇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忠賢客氏而下坐死者崔呈秀等六人劉志選等十九人坐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魏

志德等二十八人城旦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七人削籍者徐應元等三十二人閒住者黄立極等四十三人上自為諭冠之名曰欽定逆案頒示天下當是時大憝斬除識者謂宜嚴治黨與以副朝廷錯枉之權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而猶謂失於過縱於是言官交章劾王永光本黨逆閹不稱冢宰以頌閹之人定附閹之人庇覆良多王永吉言之尤力上怒下爌等議罪爌疏救之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敢居位上乃赦永吉奪俸一年

尋以皇子生推恩加爌太傅力辭許之時起王象乾督宣大撫西邊款成有日矣而宣大撫臣張宗衡抗疏請戰上召爌等問所宜從爌言宗衡前亦嘗請款今忽變其說前後矛盾胷中似未有成算請下督臣及三鎮撫按議之上又舉汰兵裁驛二議問爌爌言汰兵不過當清占冒及增設浮兵若衝地額兵固不可汰也驛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當即蠲之民以示德意上然之初熊廷弼既誅遺骸未收御史饒京以

為言不許其子兆璧復詣闕泣訴熿謂廷弼不死於封
疆而死於門户使誅廷弼者按失守之律與同事諸人
一體伏法廷弼九原亦當目瞑乃先以無影之賄懸坐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為清流阱陷又以刋書惑衆借
題徧殺身死之後尚坐贓十七萬兩辱及妻孥長子兆
珪迫而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内才臣義士亦多
憤惋特以封疆之故未敢訟言於陛下之前耳臣等竊
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徼倖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

弼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遼東如其家事似猶此勝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爲爵祿所誘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立死乃終不改其剛强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其俠腸猶未盡泯臣總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娓娓於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陰有關係陛下天縱聖哲或未以臣言爲深謬也疏

入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齮齕東林者爭擿逆案欲
援引一二人以漸翻案而爌力持之惡爌者曰衆㑹袁
崇煥已殺毛文龍議者皆以為功其冬我兵入大安口
取永平薄京師上逮崇煥下詔獄詞連錢龍錫幾坐死
中書加尚寳卿原抱竒露章劾爌上雖薄抱竒而心是
其言爌遂乞休疏再上馳驛歸十七年正月流賊渡河
破蒲州憤欝而卒年八十矣
外史氏曰東林無韓葉二賢不特無噍類並三族而禍

之矣委宛於中調燮於內其功鉅矣余故以二君子為東林宰

翁正春傳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舉萬歷七年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循例署龍溪教諭二十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奉使冊封周藩歷中允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三十八年陞禮部左侍郎充日講官尋署部事時神宗髙居大內大僚多不點用羣臣疏請考選起廢凡數百上

皆不報會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正春上言日者衆陽之宗本不宜蝕況仲冬律中黄鍾於卦為復乃陰極陽生之候有此虧蝕其變尤甚臣考萬歷三十年來八歲之間日食者三前兩歲為四月朔是純陽之月也今歲為十一月朔是又陽生之月也夫以純陽蝕則陽既受侵以陽生蝕則陽益寖弱豈非陽德實虧故上天垂象乎君德象日宜照臨不宜藏閉宜發揚煦育不宜收斂摧抑皇上自萬歷二十年後財貨日斂聚人才日剝落言

意日留中至今已極矣一切請補大僚推考選起廢棄皆不省而横征逮繫者終不止致黄扉紫閣寥寥孤曜六卿九列三五晨星閶闔徒號天聽愈遠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氣而冰凝之象獨堅夫日之食與更只在一時皇上之寢與行亦只在一念誠鑒於天變之不可不畏而翻然轉移舉從前缺失立見施行將日中之治行天變可挽回矣不報又言欽天監奏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差至三刻歷法果按成法而差當如前代歲差之法

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官生輩於理數未精安望脗合宜訪求精通歷學之人如原任按察使邢雲路兵部郎中范守已照先年給事中樂護例改授京堂又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原任工部員外李之藻皆精歷數又大西洋歸化之龐迪我能三拔等有推彼國歷法測驗推步足備采用請令光啟對譯與雲路等參討修復然歷法疏密莫顯於交食真偽莫逃於測驗觀象臺年久滲漏地勢失平儀器欹斜與天度不合宜及時修造並擇天

文生陰陽人等疏入亦留中三十九年八月萬壽節倣古人金鑑錄之意獻萬壽八箴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罷聚斂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用然心善之王恭妃之薨也久停不擇地正春力請之乃命偕中貴人往既得吉矣中貴有所附以地廣費繁難之正春作色曰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詎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初代王無嫡子御人裴生鼎渭已奏立為嗣已妾張氏有寵次進妃生鼎莎復援宗藩要例請改

正李廷機為禮部主鼎莎謂裴未經奏選渭不立也至是王兩子爭襲廷議以鼎渭長宜立下禮部正春曰均庶立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有兄弟無父子矣請以爵予長子之子而以前所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父子之恩亦不至掃地識者韙之時倭寇未息琉球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服於倭令使臣多倭人物雜倭器其心巧譎絕之便即不然亦宜詔福建撫臣按驗量留土物以見恭順使臣如例給賞不必入朝帝是之

當是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福王之國無期瑞王婚禮亦久不舉廷臣章滿公車總不得命正春以職掌所關屢疏上請至引天時祖制人情反覆入告至是復連上三疏其請開講曰東宮輟講日久控陳愈切槩置不聞意臨御日久静攝多年視天下事無一足為吾急者遂并大本之地子孫之計而亦緩之乎其何以對列聖慰四海臣民且天下亦多事矣元日風二日火宫府釜鬵之形朝紳水火之象閭閻困敝内外交訌是尚可泄泄

從事乎夫皇上四十年金甌不宜學倦於勤而東宮之
為人子可知皇元孫九齡岐嶷將蒙養其正而東宮之
為人父可知陛下聰明天縱奈何於目前大事遲疑如
此請之國曰藩封一事中外竭蹷以待乃吉期至今未
定夫親王典禮有先時而備者有臨時而催者督之早
民不能堪督之遲又恐一時貽誤令之國無期百司何
以為準也請婚期曰高皇帝詔民男十六以上女十四
以上許及時婚配況帝子天孫顧乃眄積李於深宮嗟

摽梅於邃閣𨺚事猶未舉哉宜亟舉行上承聖母歡心下衍宗支大慶倘仍逾時不舉是國家為愆禮臣子為溺職臣所大懼也皆不報四十年八月順天府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搜中落卷童學賢等為御史馬孟禎等所糾孫居相復發科場積弊追論庚戌湯賓尹韓敬事正春議覆學賢黜革之麟降閒散官而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謂正春不參論主考為徇私於是考官郭淐朱延禧各疏引罪正春議分別罰治未上給事中孫振基

欲幷議庚戌事遂疏論正春及吏部尚書趙煥等正春言實尹庚戌事與臣今日先後不同時鄉會不同事臣安敢於詔旨外擅議請終養回籍有旨一幷議奏詩教復糸正春支吾首鼠正春具辯益求去大學士葉向高言年來禮部事最繁正春止一人獨任言者猶未見亮益見大臣任事之難得旨慰諭正春疏謝條場議八事四十一年再知貢舉四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故以母老再疏請假歸養許之天啟元年起禮部

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四年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舉朝交章攻之正春亦上疏論劾有以沽直不諳切責遂抗章乞歸明年御史陳朝輔希忠賢意劾正春年踰七十毋近百齡猶夜行不休時正春罷歸久矣袁鯨復論正春呈身門户為東林巨魁又明年毋夫人百歲正春率子孫為壽鄉閭榮之九月以勞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在禮部最久職舉政脩為人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見者肅

然起敬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宫又有五色雲之異遂魁天下有明三百年間職官領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汪春以教諭而正春鄉試居榜末為尤奇云

外史氏曰明代之事全敗壞於神宗其不即亡者未至荒淫耳若夫既以聚斂為事加之般樂怠傲而剛愎自用抑君子而尚憸佞未有不當其身而見禍者也觀兆震先生諸疏其亦危矣噫若無東林諸賢在朝執持天下事豈可料哉

東林列傳卷十七